

人生

期二第 卷八第

版出日十月二年五十四國民華中

錄目期本

人生聯對	張默君(封面)	敬勸製僧衣僧鞋二位專家	念生(13)
佛學表解	錢召如(封二)	人生詩話	我庵(13)
般若宗勝義	力航筆記(1-2)	藏經考證	華嚴關主(14)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詮釋	屈映光(3-4)	惜福	程觀心(15)
陽明傳習錄札記	但衡今(5)	如何求得長命富貴	煮雲(16-17)
陽明與禪	日本里見常原著 本刊編委會摘譯	我在緬甸安居三月	慧如(18-19)
五乘佛法淺說(二續)	朱錦宙(7-8)	彫塑的藝術美	羽飛(20)
人天眼滅	月基(9-10)	二十應真圖	呂鳳子(封三)
知難行易學術探微(四續)	蘇邨圃(11)	本刊啓事及功德報告	(封三)
人生詞選	嚴賓杜(12)	影印大藏經委員會業務報導	(封底)

般若宗勝義

慈航法師生前開示

力航筆記

「義」，是一種正當不移之理。「勝義」，非普通之理，乃出世間之正義。「宗」是「宗旨」或「宗旨」。「般若」，譯言「智慧」，此智慧，非世間普通之養生事業等智慧，乃一種了生脫死之智慧。智慧之初步，當了達世間是「苦」、「空」、「無我」，方能漸漸垢盡明生。智慧之結晶，分「自利」與「利他」二者：由了達我空之理，證到我空真如，解脫世間粗重苦果，是謂自利。乃至斷所知法執，證法空真如，斷微細無明，出生入死，度脫衆生，是謂利他。

此宗之名，約有七：

(一)般若宗(依經立名)。依六百卷大般若經

等，故名。

(二)三論宗(依論立名)。依龍樹菩薩之中論，及十二門論。提婆菩薩之百論，故名。

(三)四論宗(依論立名)。依上述三論，再加龍樹菩薩之大智度論，故名。

(四)空宗(對待立名)。對有宗言故。

(五)法性宗(依體立名)。直說法性，不立名相故。

(六)破相宗(依用立名)。惟顯中道，破諸名相故。

(七)嘉祥宗(依寺立名)。隋朝吉藏大師，盛宏三論，住嘉祥寺，故名。

上已顯名竟，今當明傳承系統：

釋迦牟尼佛——文殊菩薩——龍樹菩薩——提婆菩薩——清辨菩薩——嘉祥大師——其他……

略標傳承系統竟，今當明所依經論：

①大般若經，②小品般若，③放光般若，④光讚般若，⑤道行般若，⑥摩訶般若，⑦勝天王般若，⑧金剛般若，⑨文殊問般若，⑩實相般若，⑪仁王護國般若等。⑫大智度論，⑬中論，⑭十二門論，此三論為龍樹菩薩造。⑮百論，為提婆菩薩造。⑯掌珍論，為清辨菩薩造。

此宗自嘉祥大師後，漸漸衰微，現代雖研究有人，而專宏者尙乏，致救世明燈，暗去一燭，苟有

大乘種性，願荷擔如來家業，重振之者，真現世菩薩矣。

釋名竟，標傳承系統竟，明所依經論竟，今當言其勝義。勝義為何？曰：「即因緣所生法」。因者「親因」，緣者「助緣」，其類別有四：

(一) 因緣——因之緣——即「因」是生識之緣。如萬物生起，須有種子。每識之種子，即為生每識之親因，如眼根對於色塵時，識即隨生，餘根亦然，故名為因緣。

(二) 所緣緣——所緣之緣——如了知事物，須有所緣之境，此亦是生識之緣。心、心所法，由托緣而生起，是自心之所緣慮，又名為緣緣。

(三) 增上緣——增上之緣——謂六根能照境發識，有增上力用，諸法生時，不生障礙，此亦是生識之緣。又如萬物發生，須有土、水、人工、陽光、空氣等。此緣又分三類：

① 順增上緣——如某人辦事，我助之以力，令其速成。

② 不勝增上緣——如某人辦事，我雖不助之以力，亦不為之作障，使其事業得成。

③ 逆增上緣——如先生教書，責罰學生。又如提婆達多害佛等。

(四) 等無間緣——平等無間的緣——萬物發生，須平等無有間斷，前滅後生，念念相續，世間萬法，仗因托緣，如幻如化，如夢如影，如陽焰，如空花，如空谷呼聲，如懸樓海市，其中無生，無我，無作者，無受者，無受者，亦無使受化者，無起者，無使起者，其有利根眾生，自己直下承當，全身擔荷，其或沉吟，且向下列各門，執劍荷槍，勤其賊館——「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

效先從「五蘊」觀察：（參閱本期佛學表解）
(一) 色蘊——分二：

① 有表色——身口——此色又分三：一為「顯色」，如青黃赤白等。二為「形色」，如長短方圓等。三為「表色」，如去來屈伸等。② 無表色——內心——即心之衝動，強有力之心志等。

(二) 受蘊——分五：① 苦受，② 樂受，均由身所受。③ 憂受，④ 喜受，均由心所受。⑤ 捨受，是非苦、樂、憂、喜等受。

(三) 想蘊——想，即想像，安立名相的。

(四) 行蘊——外則爪髮生長，自己不知；內則念念生滅，剎那不停。

(五) 識蘊——明了分別，計度是非、善惡，即現前妄想心。

此五蘊作用之生起，能否離開上述之四種緣而生起歟？若不離者，則可知此四大假身，受等假心，從衆緣生，無我，無人，無作者，無使作者。再次由「十二處」觀察：（參閱本期佛學表解）

「六根」及「六塵」，為「十二處」。設云：眼是我耶？當知從五蘊生則非我，耳等是我耶？亦如是。乃至現前妄想之意識是我耶？然亦不能離四緣，且此妄想攝外面色、聲、香、味、觸、法之六塵。此六塵者，無知無覺，如鏡照物，物不對時，則鏡無影，然則以何物為妄想之意？

又試以四緣觀色塵亦如是，聲香味觸亦如是。或曰：然則妄想中之法塵，應是我耶？曰：亦從五蘊生，且法塵若是我，則我應一半有知，如現前有妄想，一半無知，如外間土木。是故若以智眼觀察，但見從五蘊生，空無有我，無人，無作者，無使作者。

復進作「十八界」觀察：（參閱本期佛學表解）

「六根」與「六塵」及「六識」，為「十八界」。設以智慧去觀察，亦但見從四緣生，無我，無人，無作者，無使作者。

或曰：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作用相似，何以不同？

答曰：世尊大慈，憫衆生故，衆生迷執有我，不

出「色」「心」二法，總攝所執，不出三種：

① 迷心不迷色——迷心者，如現代之唯心論，故佛使開心合色，說「五蘊」法，以啓其迷。

② 迷色不迷心——迷色者，如現代之唯物論，故佛使開色合心，說「十二處」法，以啓其迷。

③ 心色俱迷——心色俱迷者，如主張物質精神為萬物本，故佛使心色俱開，說「十八界」法，以啓其迷。

曰：五蘊無我，知之矣。十二處，十八界無我，亦知之矣。然則佛說：「苦」，「集」，「滅」，「道」之四諦。「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之十二因緣，「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之六度。乃至六凡，四聖，有漏，無漏，有爲法，應是實有？

曰：不然。亦不離四緣，故中論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

「因緣所生法」，如上「五蘊」，「十二處」，「四諦」，「十二因緣」，「六度」，「十法界」，「有漏無漏」等法。用智慧觀察，無有一能離開四緣者，故曰：「我說即是空」。然則一切皆空，應落斷見。十方國土，佛及衆生，從何而有？曰：真空不空。但以四緣觀察，唯有四緣假名，毫無實義。故曰：「亦名為假名」。然則世出世間之一切法，亦真亦假歟？非空非有歟？曰：然！應離諸戲論，住於中道，故曰：「亦名中道義」。

諸法本體，離名字相，離言說相，離心緣相。金剛經云：「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貴乎夙稟靈根，見月忘指，得弦外音，今請讀般若心經一遍，作本論結束：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觀自在菩薩……菩提薩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偈讚
頌
圖
詮
釋

劉宋西域三藏法師曇良耶舍譯
宋大智律師元照偈讚
明無盡禪師傳燈圖頌
屈映光居士校訂
錢召如居士校訂

緒言

這部經是釋迦牟尼佛應提希夫人的請求，親自到頻婆娑羅王的宮中說的。分十六種的觀法，講觀想阿彌陀佛的身相及西方淨土的樣子，隋智者、慧遠、吉藏、唐善導、法聰、宋知禮、元照、戒度、明傳燈，及清彭際清等，均有註述。淨土三經，就見修行果言：「無量壽經」，說阿彌陀佛所行所見及所攝化。「阿彌陀經」，說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但均未詳如何修持及如何進程。本經說觀無量壽佛者，從一相好入，但觀眉間白毫。見眉間白毫者，八萬四千相好，自然當現。見無量壽佛者，即見十方無量諸佛，得見無量諸佛故，諸佛現前授記。並以十六觀詳晰導引，九品咸令登彼岸，橫超直入，真是無上法門，生西捷徑也。「宋」有趙宋，劉宋的分別，故冠以劉字，以示區別。「西域」，即印度。「三藏法師」，為通經律論三藏法師的美稱。「曇良耶舍」，西域人，三藏兼明，以禪門為專業，宋元嘉初來京洛，太祖文皇帝深加獎賞，使居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崇其神法，沙門僧舍筆受，譯藥王藥上經，及本經。「譯」，即以本國言文與外國言文互易的意思。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三萬二千。文殊師利法王子而為上首。

宋大智律師元照偈讚
靈山聚會：耆闍山沒，王宮中出，事畢還歸，阿難重述。

明無盡禪師傳燈圖頌（靈山聚會）

如來跌坐耆闍崛，三乘八部眾圍繞，

寂而常照鑒機宜，猶若洪鐘以待扣，

久修久證真三昧，心境如如清淨方，

一得往生不退轉，應為圖機稱性說。

〔釋名〕「如是」，就是這部經。「我聞」，結集經藏者，謂他親自聞

靈山聚會圖



佛說的。「一時」，說這部經自始至終的時候。「佛」為佛陀的略稱，意有覺者智者二義。「王舍城」，中印度摩竭陀國，頻伽婆羅王自茅城的舊都遷居到這裡。「耆闍崛山」，即靈鷲山，國王舍城五山的一山。「大比丘」，比丘的德高年長者。「比丘」，為出家受具足戒者的通稱。「二千五百人」，耶舍長者子朋黨五十人，優樓頻螺迦葉師徒五百人，那提迦葉師徒二百五十人，那耶迦葉師徒二百五十人，舍利弗師徒一百人，大目犍連師徒一百人，這班人，先前均事外道，以後被佛教化，均得證果，因感佛恩，常隨弘化。「文殊師利法王子而為上首」，文殊師利，略稱文殊，智慧第一。一切菩薩就是法王的子，獨稱文殊者，因他居佛左面，為菩薩上首的緣故。

〔釋義〕結集經藏的人，說這部經是我親自聞佛說的，這個時候，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有一千二百五十十大比丘，及三萬二千菩薩，都在一塊，並且是文殊菩薩為上首。

爾時王舍大城，有一太子，名阿闍世。隨順調達惡友之教，收執父王頻婆娑羅，幽閉置於七重室內。制諸羣臣，一不得往。

明無盡禪師傳燈圖頌（闍王幽父）

闍王名為未生怨，

生來已有怨害相，

隨順調達惡友教，

汝執牟尼作新王，

我執幽王重室內，

共化世間亦快哉！

依教幽王重室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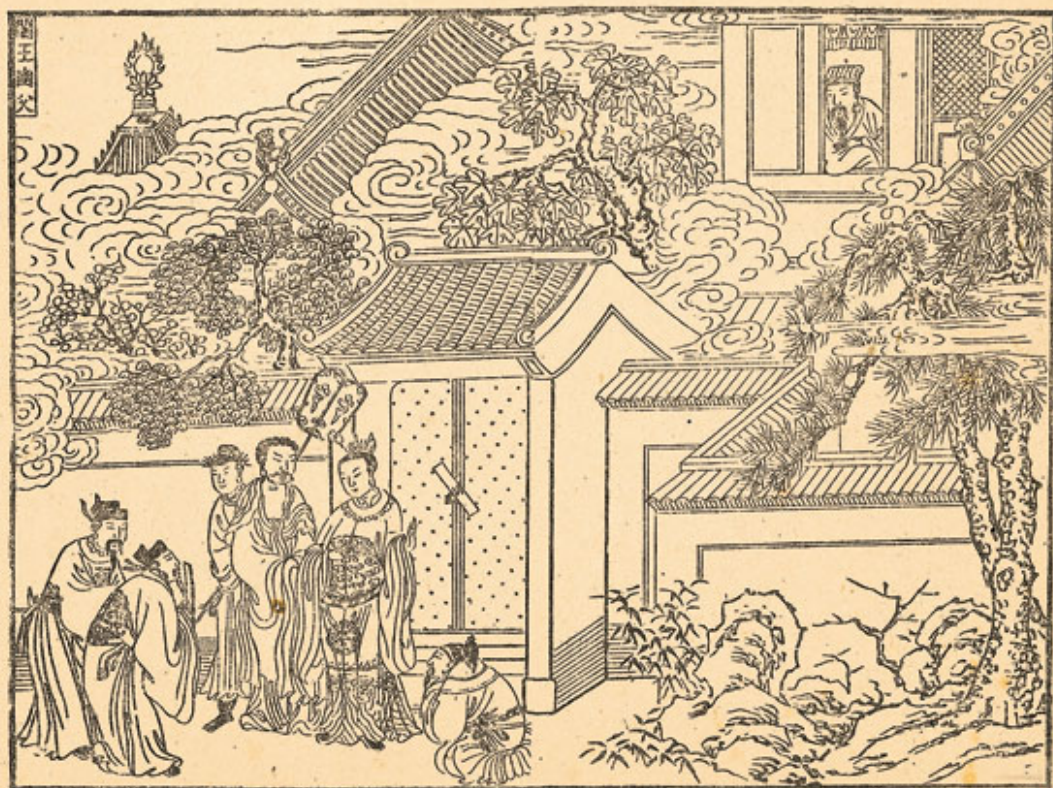
制諸羣臣不得往。

〔釋名〕「阿闍世」，譯曰未生怨，他向在他的母親懷中，占者即說有冤惡相，故以為名。「調達」，譯曰天熱，以其時諸天心熱，故以為名。調達又名提婆達多，乃解飯王的兒子，阿難的兄，佛的堂弟，世世與佛為仇。以種種變幻，動王子心，立大精舍，得大供養。他告阿闍世這樣說：「我殺牟尼，以作新佛，汝殺頻婆，以作新王。共化世間，不亦快哉！」乃教王子，放五百醉象，踢殺如來，佛入慈定，舒手示之，即於五指，出五師子，象見怖畏，投地敬禮，佛為衆云：我於爾時，手五指頭，實無師子，乃是慈善根力，故令彼伏，後復以惡毒著指中，欲因禮拜，以中傷佛，往而未到，地自然裂，火車來迎，生入地獄。「頻婆娑羅」，印度的摩竭陀國王。

〔釋義〕這個時候，王舍城有個太子，名叫阿闍世，聽他惡友調達的教，收執他的父王頻婆娑羅，關在七重室中，叫他底下的衆官，那一個均不能去看他。

國太夫人，名韋提希，恭敬大王。沐浴清淨，以酥蜜和麝，用塗其身。諸環珞中，咸備葡萄，密以上王。爾時大王，食麝飲漿，求水漱口。漱口畢已，合掌恭敬，向耆闍崛山，遙禮世尊，而作是言：大目犍連，是吾親友。願興慈悲，授我八戒。世尊亦遣尊者富樓那，為王說法。如是時間，經三七日。王食麝蜜，得聞法故，顏色和悅。

闍王幽父圖



五乘佛法淺說 (二續)

朱鏡宙

二、天 乘

近來時聞人說：現在是科學時代，我們佛教徒，還要大談其神鬼禍福問題，未免太迷信落伍罷！實則宇宙間未經科學家解答的問題太多了，神鬼不過其中之一而已。就佛法來說，神鬼為六趣（六趣，或作六道，即天、人、阿修羅、畜生、鬼、地獄。）之一，地位相當重要，未經科學家否定以前，我們不能憑著臆斷去隨聲附和。日本美濃口玄博士說得好：「科學不是憑臆斷模仿得來的。」人云亦云的模仿與臆斷，那才是真正的迷信與落伍。英國環曼斐乃斯教授 Prof. Norman Baynes 亦說：「佛教是醫治癡癡病的聖藥」（見世界新聞社稿）二氏之言，足以挽救當前中國佛教徒思想上偏失。香港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工商日報說：一九五〇年的英倫某著名日報搜集許多神鬼故事，逐日發表，彙刊成書，以供世人之研究。某報又載：英政府撥款，交給倫敦神學院，作為研究神鬼的費用。又據四四年七月十七日劍橋美聯社電稱：英國心理學會，在劍橋大學，主持了由二十九個心理研究專家所組成的會議，秘密研究鬼怪問題，此等專家，係來自十個不同的國籍，大部份均是大學教授云。英美各國，都是基督教國，他們的教義，除了上帝外，是反對另有神鬼存在的。然而政府和社會，却這樣熱心去探求真理，那才是真正的科學態度呀！

佛法是科學的筭路藍縷者。美國薩拉乃浮夫人 (Mrs. Miriam M. Salanave) 佛教在其長歷史中，無時不向前邁進。他不但保持了其與近代科學之並進，並且超出而立在科學的前面。佛教在今日，正與科學同樣地嶄新而適用。」（見世界新聞社稿）真是不刊之論。效舉例以明之，有如地圓

之說，距今四百年前的哥白尼 (Nicolas Copernicus, 1473-1543) 怕不見容於教會，至死方敢公布其學說。伽利略 (Galileo or Galilei 1564-1642) 一生，遭遇尤為慘酷。而孰知我們的釋迦牟尼佛，早於二千五百年以前，即已更詳備更具體的說過：如起世經卷第十云：「若閻浮洲（或譯閻浮洲利或譯閻浮提詳言閻浮提詳波 Jambudvīpa），日正中時；弗婆提洲（或譯毘提阿 Videha）日則始沒；瞿陀尼洲（或譯俱耶尼詳言瞿陀尼耶 Godaniya）日則始出；鬱單越洲（或譯鬱單羅究留 Uttara-kuru）正當夜半。若瞿陀尼洲日正中時，此閻浮洲日則始沒；鬱單越洲日則始出，弗婆提洲正當夜半。若鬱單越洲日正中時，瞿陀尼洲日則始沒；弗婆提洲日則始出；閻浮洲中，正當夜半。若弗婆提洲日正中時，鬱單越洲日則始沒；閻浮洲中，日則始出；瞿陀尼洲正當夜半。諸比丘！若閻浮洲人所共知西方，瞿陀尼人以為東方。瞿陀尼人所謂西方，鬱單越人以為東方。鬱單越人所謂西方，弗婆提人以為東方。弗婆提人所謂西方，閻浮洲人以為東方。南北四方，亦復如是。」（佛為便利說明起見，分世界為四大洲。佛又說世界有八萬四千小洲。又見起世經卷九。）四大洲互為東西，而皆由其居於洲的人民，自行假定其方位，初非真正固定。南北四方，亦復如是。這不是很明白地說地是圓麼？四大洲互為曉、冥、午、夜，這又不是更明顯地說明地球繞日而行，與夫自轉公轉之理麼？又云：「諸比丘！有何因緣？於冬分時夜長晝短？諸比丘！日天宮殿，過六月已（六月為六個月之義，非夏季之六月也）漸向南行，每於一日，移六俱盧舍，無有差失；當於是時，日天宮殿，在閻浮洲是極南極，地形狹小，日過速疾。諸比丘！以此因緣，於冬分時，晝短夜長。復次，比丘！有何因緣，於春夏時，晝長夜短？諸比丘！日天宮殿，過六月已，漸向北行，每一日中，移六俱盧舍，無有差失，異於常道，當於是時，在閻浮洲處中而行，地寬行久，所以晝長。諸比丘！以此因緣，春夏晝長，夜分短促。極南地形狹小，日過速疾。中處地寬行久。這不是更說明地球是橢圓形麼？然而十六世紀中葉的哥白尼，尚未能了解此理呢。日天宮殿，過六月已，漸向北行，是佛更知有南北回歸之界線矣。曰：漸向北行，異於常道，是更知南回歸與北回歸，相反之理矣。於冬分時，日在極南，晝短夜長。過六月已，漸向北行，晝長夜短。與今日在北為夏至，在南為冬至之說，皆相符合。其所異者，時代術語之末而已。佛於世界人類在洪荒草昧的時候，不藉遠鏡儀器之助，而能有這樣的奇跡發現，然則佛有神通五眼（神通世人已知。五眼見大般若經卷四〇四，華嚴經卷五七，十住斷結經卷八，及金剛經等。）之說，世孰敢而否認之。我們現在試再看基督教的舊約全書創世記第一章云：「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神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並要發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這樣成了。於是神造了二個大光，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造衆星。就把這些光，擺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晝夜分別明暗。當神看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這是第四日。」佛與上帝所說，究竟孰合真理，孰合科學，也可不辯而知了。昔彼諸哥拉斯 (Pythagoras 550-500) 遊學印度恒河，歸唱地圓自轉之說，以其生於薩摩斯 Samos 島遂被譽為薩摩斯聖人。氏遊印度，正值佛陀說法恒河流域之時，則身門下，得聞諸論，遂被稱為聖人。乃佛法傳入中國，經二千年的長時間，歷史不為不久，而一般學人，至今仍有以迷信目之者，誠屬不幸之至！否則，薩摩斯聖人，我們

當早已分得半席，哥白尼生也晚，更不足道了。至就吾國目前社會期望持齋以及持六齋者之普及而言，可知上述四天王，巡視人間占察善惡之說，是何等的契機與需要。契機就是時髦，需要就是良藥。娑婆世界，（又譯婆訶Saha義譯忍土，言堪忍一切苦痛煩惱也。）眾生剛強，難調難伏，正如地藏經所言：「結惡習重，旋出旋入。」非如是，不能令其去惡向善，這是佛陀以各種善巧方便說教的微意。凡是一個被稱為大教育家的，無不因材施教。凡是一個被譽為醫王的，決不止一味藥。孔子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二十五云：「隨所化者，機宜異說。」這皆是因材施教最好的例子。佛陀是大教育家而兼大醫王，他知道眾生有八萬四千病，不得不說八萬四千藥。否則，就無法普度眾生了。孔子又說：「鬼神之事，其盛矣乎！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吾想不久的將來，科學家必能告訴我們「體物不遺」的證據，正如今日科學家證明佛說地圓繞日諸真理一樣。聞原子彈首創者歐本海默博士 Robert Oppenheimer 也在研究佛經，那末，前途不是更光明麼！以上說欲界天竟。

二、色界天，何謂色界？色所屬故。謂有諸法，色食隨增，是名色界。復次，下從梵眾天，上至色究竟天，於中所受色想行識，是名色界。（詳見阿毘達磨法蘊足論，及俱舍論。）此界諸天，宮殿，瑤瑤，身光，精妙殊好，不僅比六欲天還勝。且大梵天比梵天勝，遍淨天比大梵天勝，廣果天比遍淨天勝，無想天比色究竟天勝。總而言之，一天比一天勝。以色勝故，稱色界天。

色界天以定力深淺，又分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四天。禪為梵文禪那之略稱。義譯為「靜慮」，又譯曰「定」。其言禪定，則兼攝梵華二義也。

四禪是一種學歷的過程，非登堂入室者，不易了解。如大學課程，非中學生所能了解，是一樣的道理。目乾連（又譯摩訶目犍連 Mahamandala-yayana）尊者，著阿毘達磨Abhidharma法蘊足論，會就世尊所說四禪之義，詳加詮釋。尊者在佛弟子中，神通第一，以過來人，說過來話，自然頭頭是道了。法蘊足論云：

「世尊告慈芻象（慈芻 Bhikṣu 梵名。又作比丘。義譯曰乞士。）有四天道：何等為四？謂有一類，離欲惡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初靜慮（即初禪）具足住，是名第一天道。復有一類，尋伺寂靜，內等淨，心一趣性，無尋，無伺，定生喜樂，第二靜慮（即二禪）具足住，是名第二天道。復有一類，離喜，住捨，正念，正知，身受樂，聖說應捨，第三靜慮（即三禪）具足住，是名第三天道。復有一類，斷樂斷苦，先喜憂沒，不苦不樂，捨念清淨，第四靜慮（即四禪）具足住，是名第四天道。」

何謂欲惡不善法？欲，就是五欲。即：色，聲，香，味，觸五者是。何謂惡不善法？謂五蓋。即：貪欲，瞋恚，睡眠，掉舉，疑，五者是。何謂離欲惡不善法？謂身心俱離此五欲五蓋之障也。尋即尋求的意思，或作覺，屬粗相。伺即伺察的意思，或作觀，屬細相。謂離欲惡不善法，必具尋伺之功，方與定心相應也。離生喜樂者，謂離欲惡不善法，因而發生心適意悅，故喜，心身輕安，故樂，此皆因離的勢力生起。在此定中，具尋，伺，喜，樂，心一境性，五支，是為初靜慮的功德。

何謂尋伺寂靜？言空無尋伺也。內等淨者，謂二禪攝心深，散亂常不得入，內無亂心，故名內淨。心一趣性，謂心不散亂，安住一境也。無尋無伺，謂尋伺不可得也。定生喜樂者，攝止等持，心一境性謂之定，心極欣喜謂之喜，心調柔性謂之樂，

此皆因定的勢力生起。在此定中，具有內等淨，喜，樂，心一境性，四支，是為第二靜慮的功德。

何謂離喜？心於此喜，離樂解脫是。何謂住捨？謂離喜時，心平等性，寂靜住性，總名為捨。何謂正念？謂離喜時，諸念隨念，心明記性，總名正念。何謂正知？謂離喜時，所起於法簡擇，乃至於觀，（梵名毗鉢舍那 Vipasyana 義譯為觀。）總名正知。身受樂者，身謂意身；由意身受樂，四大種身，（佛法術語，謂地，水，火，風四者，周遍一切色法，故言大。能生一切色法，故言種。）亦得安適，此是樂受，非輕安樂，故名身受樂。聖說應捨者，謂諸佛及佛弟子宣示：不應耽味此樂，唯應住捨，正念正知。在此定中，具有行捨，正念，正知，身受樂，心一境性，五支，是為第三靜慮的功德。

何謂斷樂斷苦？樂謂順樂觸所起身樂心樂，平等受所攝，總名為樂。苦謂順苦觸所起身苦，不平等受所攝，是名為苦。此樂及苦，是時俱斷，故名斷樂斷苦。何謂先喜憂沒？謂順喜觸所起心喜，平等受所攝，是名為喜；謂順憂觸所起心憂，平等受所攝，是名為憂；是憂是喜，兩時俱斷除沒，故說先喜憂沒。又，入初靜慮時，憂得斷通知。入第二靜慮時，苦得斷通知。何謂不苦不樂？顯此中無苦樂二受，唯有非苦非樂受。何謂捨念清淨？心平等性，寂靜住性，總名為捨。諸念隨念，心明記性，總名為念。彼於兩時，若捨若念，俱得清淨。樂苦喜憂，尋伺二息，皆遠離故。在此定中，不苦，不樂受，捨念，心一境性，總此四支，是為第四靜慮的功德。（詳見法蘊足論卷六卷七）大集經卷五十一云：「住初禪者，滅苦樂刺。住第二禪者，滅覺觀刺。住第三禪者，滅喜刺。住第四禪者，滅出入息刺」。釋四禪功德，尤為簡要。以上說色界天竟。（未完）

十人天眼滅

月基

香港政府，樣樣都有辦法對付，最恐懼的是天乾，食水就成了問題，雖說目前正在試行人造雨，解決這個缺憾，究竟能否成功，尙無十分把握；在近三個月當中，簡直沒有落過一次滂沱大雨，新聞紙上每日均刊載節水的呼聲。據水務當局發表談話，從現在起，到明年雨季止，核算起來，仍差十億加侖的水量，這個數字確够驚人了！

十二月十九日，上蒼也許慰藉港九居民的焦心，突沛然而降甘霖，午餐後，我在大廳廊下踱步，欣賞濛濛雨中的景物，驀地看見宗實兄由石階上走來，左手撐了傘，右手提了一個紙袋，我和他打趣說：「你真是甘露王菩薩，帶來法雨，解決百萬居民的水荒，功德真不可思議呵！」他是一位道心菩薩，不願意多講閑話，只有回答一個微笑而已。他坐下來之後，隨即拿了兩個紙包送到我的面前——一雙僧鞋，一包水菓——說是餽贈給我的，當時在固辭不獲的情形下，祇好靚顏拜領了。

宗實兄並告訴我一個噩耗，謂：「守培老人於十一月十四日（農曆十月初一日）圓寂鎮江超岸寺，這個消息來源，係鎮江法師接到蘇北祖庭的來信；今天正是五七，由明明上人提議，鹿野苑全體緇素住眾響應，特替他老打了一堂普佛」。我當時聽了這個驚人的消息，好像晴天霹靂一樣，渾身頓感震憾不安，內心亦怔忡萬分，深歎山頹木壞，人天眼滅！爰用高度理智，克制衝動的情感。晚間我寫了一封唁書寄出嶺南，慰問隆根法師，請他不必過分傷感，應該養親之志！翌日我在佛殿爲他老虔誦地藏經叁部，始則高聲朗誦，繼則細想他老嚙舌種種的情態，以及目前家國的處境，乃至個人的身世感懷，諸種思緒繚集，不覺悲從中來，熱淚奪眶如泉湧出，簡直無法抑止哽咽，最後只有索性將頭伏

在經緯上痛哭了一場，發洩胸中的積鬱；同時，我更爲他老跪在佛前，加持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聖號千聲，祝願他老，早登西方上品蓮臺。

民國以來，高僧大德固然很多，假如要效法明代，以四大師代表的話，我毫無疑問地，決推選他老與印光、太虛、弘一、三尊宿，共爲民國四大師。一代大師，嘉言懿行，當然甚夥，僅就個人所知，略述四點如下：

一、根本智的發掘者：他老產生地，是在我們江蘇泰縣的一個極偏僻的鄉村裡，交通既不方便，文化水準當然亦低落，從小就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直至受戒後，往諸方叢林參學，對佛法纔有稍許認識，惟住金山甚久，深獲維素諸宿之教誨，薰陶他老八識良田，漸生智慧果實，並且，朝夕研讀大藏，寢假時日，而後黑漆桶居然打破，認識本來面目，由此他老，不特世諦文字——詩、書、畫、金石等，俱臻上乘；即是對於性、相、臺、禪、淨、密諸宗，都有獨到見地。

據說：他老最初講經，是受了圓山有成法師的影響，那是民國十一年的事了。那年超岸寺請有成法師，大概係講的圓覺經罷？他老每日率眾同聽，從未缺席一次，經期圓滿後，他老大悲心中有了這樣的感覺，原來所謂：「開大座講經，就這麼一回事啦！」此後，他老接受大江南北四家弟子要求，廣開法筵，每一講座聽眾，均濟濟一堂，遲到者，胥無法入席；至於說理之精闢，修辭之整潔，道貌之高尙，普渡之洪大，咸非他老同一時代的法師們，所可比擬。

曾有入對於他老的世諦文字，站在客觀立場上，作過這樣的評價，寫畫可與張大千氏相頡頏，書法可與弘一律師先後媲美，詩賦可與寄禪長老相埒

，金石奏刀可逾高甜心君之手眼。我對他老的深邃學問和經歷，可以用根本智的發掘，後得智的培養兩句行話，喻如王雲五錢穆二先生的，所謂「來至民間，克苦自勵」出身，具有異曲同工之感也。他老著述也很多，就我所知道的有：楞嚴經心疏、八識規矩頌疏，語錄，衆生世界歷史大觀，釋注中庸等。

二、典型大德的風格：我們僧團內有一通病，就是說：未露頭角以前，皆能虛懷若谷，和霽可親，一旦稍具名位，馬上氣高趾揚，態度驕橫萬分，批評張三，討論李四，至於本身毛病，毫未發覺，如果能從驅鳥沙彌那個小心翼翼地精神做起，直至往生西方時日爲止，始終一如，念茲在茲，反省自己短處，檢討本身罪業，假使要選舉這個標準大德的話，他老近卅年了，無論在什麼時候見到他老，都是慈祥愷悌的態度，從來沒有看到他老發過一次脾氣，更不會說是弄非，除討論教理外，恒日不發一言，彷彿聖賢者，又真像一具「木乃伊」似的。

記得民國廿六年五月上旬左右，我和楞竟同學一塊兒由棲霞去鎮江，專程到竹林爲親師視察京事道賀，順攬超岸晉謁他老，恰巧談玄法師視察京事道賀，亦蒞該寺訪晤，他老和談師討論性相二宗上許多重要問題，以及他老當時那種口若懸河雄辯姿態，迄今仍鐫刻我之腦際，只要一閉眼簾，這個鏡頭即可出現了。好像那次辯論後，他老曾寫了一篇專文，登在海潮音第十七卷第六期上罷？題目叫做：「答客問」。

廿七年三月裡，寂然上人偕我同往京口，訪問劫後餘生的諸山，當拜候他老時，寂公讚譽他老：「功在玉山」，他老連忙回答謙虛着說：「愧不敢當！完全仰仗諸佛菩薩加被，以及敬常住，仍未走上劫運，托庇幸存！」我們從這個「有功不居」的動作上來看，他老是多麼地够偉大呵！決不像時下某些監院住持們，稍爲對常住上略有一點建樹，那種跋扈的氣概，充分暴露了一代祖師的思想，儼然某道場就好像他開關的一樣，倘若和他老兩相比較

一下，豈不等同小丑表演，自獻其醜嗎？

卅六年暮春之間，高鶴年居士，由楊州高旻寺因事蒞臨南徐，陸小波先生知道了，特邀金焦竹林超岸諸山歷代主人作陪，為高居士洗塵，席設在紅卅字會內。席間，金山某老與竹林某老，高談闊論些世俗俚言。散席後，高居士轉語陸先生：「守老真是現前僧寶也！得暇望多親近，以增福慧耳」。

三、身教感化頑強漢：現在是個小人道長的時代，無論何事，都要與風作浪，推波助瀾，並欺善怕惡，眼生頂上，瞧不起一切人，尤以各寺院茶房為最甚。十九年，超岸寺來了一個新茶房，就是這一類的人物。有這麼一天，他老看見一張半棹放在靠近樓梯拐角的地方，既妨礙觀瞻，又阻止了上下樓梯人的出路，因此，他老招呼那個茶房送到樓下擺在客房內應用，這話說了三四天，始終陽奉陰違都未曾搬動一下，他老也不加可否，同時，他老向來是個德謙克己西主義的實踐者，於是一聲不響地，親自從樓上搬到樓下客房，在這個當兒，剛巧被晴蓮方丈目視了，覺得奇怪非常，為什麼「老和尚」來搬棹子哩？曉得其中必有緣故，隨即開始調查，纔知道這一段曲情，晴蓮方丈，震怒非常，認為那個茶房有侮辱「老和尚」的抗命罪，立即開除他，而那個茶房得到這個通知，駭得魂不附體，飯碗票子已撕碎了，怎麼辦哩？無可如何地厚着面皮跑到他老面前長跪合掌，懺悔，乞求寬恕！他老除不饒責外，並替那個茶房代向晴蓮方丈通融，收回開除成命。試觀：他老的胸襟是多麼地恢宏而廣大呵！從此那個茶房對他老恭敬得如活佛一樣，再也不敢輕視了。

卅一年秋天，蘇塵上人的披剃常住，剛內外修理一新，特禮請他老蒞臨講經。其時日軍正盤踞東南諸省，交通極感困難，生活程度也日益高漲，老百姓們奉命在京滬一帶，購買生活必需品，調節各地物資盈虛，所謂「跑單幫」是也，可賺厚利，惟時間上必須爭取，故每次火車上下乘客顯得特別擁擠，尤以三等座位。那次他老，僅帶了一個茶房，

由鎮江西站下車，預備由上海搭輪轉往如皋李堡。他老素來不買頭二等票，始終三等票，一踏進車廂，只見黑壓壓地人頭攢動，那裡還有座位呢？他老站在一旁，默然地持珠念佛，大約到了常州，適巧他老站的那個座位乘客下車，他老正擬坐下，想舒伸兩條酸腿，豈知半途插入一個「程咬金」來，竟然恬不知恥地將座位奪去，面部表情上，還沾沾自喜地，以為出家人可欺，他老亦不為忤，誰料這個冥頑強漢的行動，激動了左右乘客的情緒，大家都怒吼起來，認為這個人太蠻不講理，而且這個人丹陽繞上車，他老鎮江就上了車，彼此車程與時間都有距離，故大家一致伸援這個不平的舉動，非叫這個人讓位給他老，否則就對他老不客氣了。蘇州過去，坐位比較寬鬆得多了，這個人的良心，大概發現了，特和他老攀談起來，深深地敬佩他老「忍辱」功夫，到了上海北站，並替他老分拿零星物件，直送他老上了電車為止。

另外，他老還有一個特別的優點，無論是誰，只要和他老談上半個鐘點話，就覺得渾身清涼自在，不管有多大的火氣、熱惱、很快地似乎消之於無形了。我想：這種功能，大概由於他老持戒修定的關係，所以發出一股降伏衆生的潛力。

四、同情僧青年處境：古德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為」。這兩句話細細玩味，確有深長的道理。將相只要堅強意志，站穩立場，捍衛國家就行了。可是一個出家人，比較起來就艱困得多了；假如在往昔因中，沒有培植一點善根，半途會遭受許多魔障，無法完成證果任務。我有兩個同學——仁性，天慧——就是這樣的。現在可以簡單的介紹出來：仁性，於廿七年由日本龍谷大學畢業回到南京，古林寺的住持如意，預備請他當家，延宕年餘，這張支票，始終不能兌現；同時，又不給他零用錢，剃頭洗澡添衣服等，皆成了問題，在不得已的苦悶情緒下，只好轉向廣大人羣社會奮鬥了！慢慢地努力，卅六年居然跑到他化新學院當起教授來了。天慧，係廿八年由日本大正大學畢業回到香港，後來輾轉至重慶，住了一個時期，更去印

度國際大學深造數載。卅五年，為了南京郊外的赤山未曾住到，一氣之下，跑到上海復旦大學，也擔任起教授來了。他們兩個都是蘇北人，有時候，返故鄉省親，路過超岸僧宿，晉謁他老時，態度仍和晴音一樣，並不輕視他們。記得有一次，我和覺民雨疊二兄，特要求他老，對於僧青年的還俗，這個問題，作何感想？他老說：「這個問題，一言難盡，固然僧青年的意志薄弱，但是憐惜！我總希望他實，往往有材，不能起用，甚為惋惜！我總希望他們，隨緣消宿業，到了某個時期，仍舊幡然恢復原！又謂：「古代有位九還禪師，近人誦佛法師，中途會同俗家住過，最後不是都成了有名的大德嗎？像他老超人的慧眼和虛空一樣的心量，同情僧青年的遭遇和處境，真同一江河不擇細流，乃能成其大」的情懷一樣。

我們平心的講一句，每個僧青年離開崗位，多數跟跟未能站穩，抵受不了境風的吹動，以致失足，追悔莫及。現在姑不論他們最初動機如何，祇要他們能夠回頭，洗心革面，應該給予溫暖，千萬不可譏諷他們，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尊心，何必再挖苦他們，他們的心量，已經破碎了！照理，我們應該如同歡迎反共義士歸來一樣，要給他們無限的安慰。再說：每個回頭的僧青年，都有「賜一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忘，出則不知其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的沉痛心情！他們從此發憤用功，培養德學，說不定由廢料渣滓，而後竟成干將莫邪了。我們打開歷史來看，無論大覺佛陀，乃至英雄豪傑等，那裡是一帆風順中產生出來的，都一定要經過無數曲折挫折險，最後纔能達目的。

以上所舉，舉舉大端，僅就我個人所知，報告海內外關心他老的人們，至於他老的年譜行傳，留待親近他老較久的人們，再為詳述。個人還來心境惡劣非常，往往半夜醒來，推窗來遙看四周，遙望大陸，不知流落何日？尤以今晚讀到「哀江南」一詞：「山松野草帶花桃，猛擡頭秋風重到。……嫩黃花有些蝶飛，新紅葉無人曉。……不信這與國換稿，鴛鴦一飽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我又擲筆，眼淚數數地掛下來了！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十二月廿三日寫於香港青山屯門淨業林

知難行易學術探微

(四續)

蘇 邨 園

十、直的心理：直是正直，有了直的心理，就不致東施效顰，心猿意馬，平地風波，事外生事。

十一、悲的心理：有了悲的心理，則人飢猶己飢，人溺猶己溺；會明白「萬物浮沉共一家」的道理。

如果把上面十一種善的心理建設起來了，對於個人還有不富強康樂的嗎？前面把善的標準講清楚了，反過來說，就是惡的標準：

一、對自己有善。

二、不但對自己有善，對別人也有善。

三、對現在有害。

四、不但對現在有害，對將來也有善。

合乎上面四個條件，就是惡的標準。譬如殺人的人，要受法律制裁，這豈不是對自己有善，對別人有害，對現在有害，對將來有害嗎？善的心理應該建設，惡的心理則須破除。這惡的心理有多少種呢？在本文第二章第一節裏，曾說心鏡的障礙，最關緊要的計有兩種，一種叫做煩惱障礙，一種叫做所知障礙。那二十六種煩惱障礙，及所知障礙，就是惡的心理；現在分別說明如下：

一、貪的心理：貪字的意義是貪污，凡是不在本分內所應得的財物而去強求，都叫做貪。貪積了超過個人所需求的物資，以致窮人受物價抬高的影響，也叫貪。如果個人有衣穿，有飯吃，而不顧大眾無衣穿，無飯吃，結果，大家就來搶衣穿，搶飯吃，囤積物資的人，還是受苦，這就是貪心的害處。

二、瞋的心理：人的妄心，是沒有滿足的時候：例如沒有衣穿想衣穿，有了一件想兩件，乃至想若干件，越想越多，想得不到手，就發脾氣。對個人是如此，對國家社會一切事件，也都是這樣。所以上面我會特別提出，「若要能知，必須無瞋。」

三、癡的心理：癡字的意義是迷昧，並不是說

完全無知。世間上雖明白的道理很多，但總括起來，不外兩種：第一不明白「我」是假的，例如說，我的房子，我的車子等等，處處離不了我。第二不明白「物」是空的，例如說，金銀財寶越多越好，土地政權越大越好。不曉得我是無常的，有生滅的，那有什麼真我呢？「物」是由各種條件和合而成的，會腐朽的，那有什麼實物呢？世人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個人同個人爭，團體和團體爭，全世界都是人我是非，大夢不醒。

四、慢的心理：慢是傲慢，這種傲慢，與一般有志之士不奔走鑽營是兩樣的。不奔走鑽營，是有志之士保持人格，不是傲慢。而傲慢的人，第一看不起不如自己的人。第二看不起和自己相等的人。第三認為比自己優勝的人也是和自己差不多。第四甚至看不起比自己優勝的人。第五沒有什麼學識，却以為自己了不得。第六明明是卑劣的，却自矜為高尚。第七藐視一切聖賢，只認自己是最高最大。

五、疑的心理：疑是懷疑，有了疑的心理，就會使個人，社會，國家，始而由懷疑而猜忌，繼而由猜忌而仇視，終而由仇視而冤敵。對於合乎真理的實事，沒有深切的信心。一般投機取巧，出賣靈魂的人，就是基於這種心理，演成「動搖」「靠攏」「無恥的勾當」。

六、邪見的心理：「邪」見就是「不正」確的見解和認識的錯誤。有了邪的心理，則所有推度判斷，都不正確。遇事只知有我，及我所有的金銀財寶以及高官厚祿，而不知「今天簪前地後手，明日門外可羅雀」的道理。平常對於正因果不相信，有時反信起邪因果。例如現在印度有一般想生天堂的人，在那裡學豬仔睡在灰裡，學狗仔吃糞，學牛仔吃草，甚至睡在炭火上，把自己用鐵索綁在樹上，種種的苦行。這種心理上的邪見，真是自討苦吃，還以為是修仙無二法門。

上面六種心理，是惡心理的根源；隨着這根源產生的惡心理，可細分為下面二十種：

一、掉舉的心理：有了掉舉的心理，就會不安

本分，不甘寂寞，無事生事。所謂：「不是閒人閒不得，能閒不是等閒人」。一紅濟水裡的鯽魚，東

竄西竄，掉舉不定，始終不能各得其所。

二、昏沉的心理：有了昏沉的心理，遇事不能負責，昏昏沉沉，無所措手足。

三、不信的心理：這種心理是不相信真理的，喜歡惹是非，作強梁惡霸。對於行善不作惡的人，反認為是怯弱無能。

四、懈怠的心理：這種心理就是懶惰成性，無論對於個人的，社會的，國家的事業，應有的不能與，應興的不能興。這樣，就好像一間久不打掃的房子，自然會積垢日深，愈深愈不願打掃一樣。

五、放逸的心理：有了放逸的心理，就喜歡放蕩遊逸，不務正業；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六、失念的心理：有了失念的心理，無論大事小事都不能記憶。事情記不住，當然不能擔負重任。

七、散亂的心理：有了散亂的心理，作事就毫無秩序，顛倒錯亂，有誤正事。

八、偏知的心理：這種心理，是坐井觀天，孤陋寡聞；所知道的只是偏在一隅，一切的判斷，多成乖謬。

九、無慚的心理：有了無慚的心理，則一切壞事都會去做，不顧人格，自甘墮落。

十、無愧的心理：有了這種心理，則做一切惡事，無所畏懼。所謂：「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對於人格，物議，法網，都不顧慮。社會之不寧，世界之紛亂，這種心理的關係最大。

十一、忿的心理：有了這種心理，就容易發脾氣；話不投機，打向前去。盛怒之下，任何刀杖棍棒，都可做「得心應手」的好武器；任何場所，都可成「點分慘兮」的好戰場。所謂「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就是由忿的心理所造成。

十二、恨的心理：這種心理，結怨不捨，那怕些須小事，都會擺在心裡放不下；坐立不安，自尋煩惱。所謂：「不想不恨，愈想愈恨。」

十三、覆的心理：覆的心理是隱藏；有了覆的心理，做了壞事會隱藏。例如蘇俄鐵幕，一方面高唱和平，一方面實行侵略。殊不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十四、惱的心理：有了惱的心理，則性情乖僻，憂苦不安；不但常常侵犯他人，而且常常侵犯自己。這種自惱而惱人的心理，最易傷害身體。

十五、嫉的心理：這種心理是富有一種天然不耐他榮的妒忌性。看見他人享受較好，地位較高，才能較勝，德學較優，就會憂愁考慮，誓必把這超過自己的人，設法破壞。

十六、慳的心理：有了慳的心理，就不知道天下為公，利人就是利己的道理；一味慳吝不捨，自私自利。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且不為。」因此，有許多科學上的發明，及醫藥上的秘方，就在這個慳吝的心理上而失傳了。

十七、誑的心理：誑的意義就是欺騙；有了誑的心理，雖然是滿口仁義道德，而肚子裏却是男盜女娼。君子可欺以其方，歷史上有許多人物，常常被這般偽君子所欺騙，以致誤盡天下蒼生。

十八、諂的心理：諂是諂媚，有了這種心理，就會眉眉笑，搖尾乞憐，奴顏婢膝，趨炎赴勢；而對於正當的事業，却陽奉陰違。

十九、害的心理：這種心理，專以毒害為能事，沒有絲毫的慈悲。

二十、懦的心理：懦是懦弱，有了懦的心理，則對於自己的小小聰明才智，功名富貴，常常向人誇耀。所謂「小器不堪成大用，兩三杯水起波瀾。」而不知明白「滿招損，謙受益」的古訓。

知難行易學說是心理建設，所以特別將十一種善的心理，和二十六種惡的心理，逐項說了一個大概。如果把惡的心理革除了去，把善的心理建設起來，這就是「能知」。能知自然富強康樂，這就是個人方面講的。（未完）

人生詞選

二畫

卜算子雙調四十四字仄韻

辛棄疾

修竹翠蘿寒句遲日江山暮句幽徑無人獨自芳句此恨如無數句只共梅花語句懶逐遊絲去句著意尋春不肯香句香在無尋處句

此詞後段第一句用韻，乃此調變格，詳詳後詞。

卜算子雙調四十四字仄韻

呂濱老

雲破月高懸句照我雙淚均句人在朱橋轉曲西句翠幕重重閉句要見索商量句見了還無語句心似長樂一點明句到曉清清地均

此詞詞譜以蘇軾缺月挂疏桐一首為正體，採以作譜，前段第一句五字，第二句五字起韻，第三句七字，第四句五字，後段與前段同，全詞四十四字四韻，宋元人俱如此填，此詞與蘇詞同，故取以作譜。石孝友詞，前後段與此詞同，惟前後段第一句各多一韻。徐俯詞，前後段第一句各多一韻。黃公度詞，前後段第四句俱添一字，作六字折腰句。張先詞，前後段第四句俱六字折腰，與黃詞同，惟後段第一句多用韻。杜安世詞，前後段第四句俱六字折腰，後段第一句用韻，與張先詞同，惟前段第一句亦用韻。花草粹編無名氏詞，前段及後段第一至第三句悉與此詞同，惟後段第四句添二字作七字句。玉照新志無名氏詞，前後段第一句俱用韻，與石孝友詞同，惟後段第四句添二字作七字句。

卜算子雙調四十五字仄韻

李之儀

我住長江頭句君住長江尾句日日思君不見君句共飲長江水句此水幾時休句此恨何時已句只願君心似我心句定不負相思意句

此詞後段第四句六字折腰，與徐俯詞同，惟第一句不

叶韻，仍同蘇體。

八聲甘州雙調九十七字平韻

葉夢得

寄。知。還。倦。鳥。豆。對。雲。飛。均。無。心。兩。雞。齊。句。漫。飄。然。句。欲。去。句。悠。然。自。止。均。依。舊。山。西。句。十。畝。荒。園。未。徧。句。趙。雨。卻。鉤。犁。均。敢。忘。鄰。翁。約。句。有。酒。同。攜。均。況。是。岩。前。新。建。句。帶。水。軒。橫。絕。句。松。桂。成。蹊。均。試。憑。高。東。望。句。雲。海。與。天。低。均。送。滄。波。豆。浮。空。千。里。句。照。斷。霞。豆。明。滅。卷。晴。霓。均。君。休。笑。豆。此。生。心。事。句。老。更。沈。迷。均

此詞詞譜以柳永對蕭蕭暮雨灑江天一首為正體，取以作譜，此詞與柳永詞同。劉過詞，前段第三第四句，本此詞三四五三句，減三字，作六字一句四字一句，後段第九句添一字作三下五八字句。楊炎詞，前段第一句五字，第二句八字，第七句減一字作四字句，後段第五句減一字作四字句。蕭列詞，前段第三句減一字作四字句，第五句添一字作五字句，後段第六七八句，攤破此詞第六七兩句減二字，作五字一句四字兩句。李好古詞，後段第二句減一字作四字句，第六句減一字作六字句。鄭子玉詞，後段第七句減一字作七字句。張炎詞，前段第一句多一韻。姚燮文詞，前段第一句用韻，後段第二句，攤破六字一句五字一句作四字一句七字一句，第七句添一字作三下六九字句。

敬勸製僧衣僧鞋二位專家

念生

在人生七卷八期，見到兩個小廣告，一個是張志中居士專製僧鞋，一個是潘傳真居士專製僧衣，都寫明了地址價值。這兩件事，確是緇素信徒所需要。但是製鞋的列有皮面皮底字樣，製衣的列有絲綢字樣，如果用的是人造皮人造絲，應該加以說明，若是真正的獸皮蠶絲，我就要為佛教前途一哭了。

獸皮蠶絲，不可製作僧鞋僧衣的理由，南亭法師在人生上期發表靈泉寺傳戒期中戒律講義，已說得十分明白，不用我來多說。張潘兩居士如果使用獸皮蠶絲，製造僧衣僧鞋，就是幫助僧人失慈悲心，與替僧人燒香，同一因果。若說這是臺灣習慣，像南亭法師在靈泉寺講戒，未免太多事了。張潘兩居士若是佛門弟子，我希望他們立刻聲明，所說皮鞋絲衣，乃指人造皮人造絲而言。至於真皮真絲，不但以製鞋製衣，售給僧眾。即僧眾自購真皮真絲來請加工的，亦不應命。這樣才可以護持戒法，光耀三寶，功德之大，不可思議。

有人說：「你既這樣苛求，我來問你一句，你們居士皮鞋絲衣的，不是很多嗎？而且佛殿上皮作法鼓，網製佛衣如何解呢？」我說：皮鞋絲衣，接近殺業，是佛制裏不律儀的行為。誰來作了，也無例外。不信佛的人，不管這一套。信佛的人，應該檢點

，檢點不清，應該懺悔。若專門幫助人造這類事，其罪更重。網製佛衣，獸衣的人，若不知而犯，有罪無罪，知而故犯，罪多福少。至於皮製法鼓，其說較長。考之佛教法器，鑼鐃鐃鐃為聲鳴，即鑼鐃木魚之類，發揮種種之作用，關係較重。至於鼓的用途，則不多見。釋氏要覽下引五分之：「諸比丘布薩時，衆不時集，佛言，若打鑼，或打鼓，吹貝。」此可見無鑼鐃始打鼓，鼓不是專用或必需。增一阿含經：「阿難即升講堂，手執鐃，並作是說，我今擊此如來信鼓。」是則鐃亦可名鼓，並無鐃鼓並用之事。後代尊崇佛教，用帝王儀注，左鐃右鼓，純粹無世。古代佛教用鼓，取自死獸皮製成，且有信徒發願死後剝皮作鼓供佛的。（民國二十六年北平廣濟寺法物展覽會見其一）今日自死獸皮，既不易得，左鐃右鼓之帝王儀注，已不存在。若有祖師重定佛門儀式，無再用鼓的必要。應即廢除，以斷殺機，這是我的區區見解，願就正於十方大德的。至於舊說用獸皮作鼓供佛，可使獸類超升，要麼使用的人，有沒有這樣德行？與密宗食肉的人，說所食的肉，可使超升，乃是一個道理。若不問修持如何，說擊鼓誦經，作鼓的獸必超升，也就同於說食肉誦經，被食的獸必超升一樣，不但反之內心，不易擔承，而此例一開，任何破戒的事都可託詞，佛法也就掃地以盡了。

人 生 詩

戒 庵

言志，是詩的本質。詩人作詩，不外乎抒發胸臆，或描寫景物，或敘述人事，或議論時事，或感嘆人生。詩之於人，猶如呼吸之於身，不可一日而無。詩之於世，猶如日月之於天，不可一日而無。詩之於人，猶如呼吸之於身，不可一日而無。詩之於世，猶如日月之於天，不可一日而無。

詩之於人，猶如呼吸之於身，不可一日而無。詩之於世，猶如日月之於天，不可一日而無。詩之於人，猶如呼吸之於身，不可一日而無。詩之於世，猶如日月之於天，不可一日而無。詩之於人，猶如呼吸之於身，不可一日而無。詩之於世，猶如日月之於天，不可一日而無。

（二）平起平韻格
如李太白早發白帝城：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聲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三）仄起仄韻格
如杜甫登高：風急天高猿聲哀，渾身上下都是秋。白波澹澹兮天無垠，渾身上下都是秋。

（四）平起仄韻格
如杜甫登高：風急天高猿聲哀，渾身上下都是秋。白波澹�兮天無垠，渾身上下都是秋。

藏經考證

緒言

藏經是簡稱。具足圓滿稱，應該是三藏十二部經。三藏者，經律論也。十二部者，長行，重頌，孤起，因緣，本事，譬喻，論議，自說，方廣，授記，未曾有也。世尊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世尊滅後諸弟子結集時，分經律論三類總綱。其後判釋教理者，再分十二部別目。是以三藏十二部者，即是如來一代言教也。傳至我國，梁武帝時，總稱「釋典」。隋唐之時，名「一切經」。至趙宋開寶年間，始依開元釋教錄刻板印經，名為藏經。或加地名，或冠人名；如宋有蜀藏，清有龍藏等。茲將印度結集，及我國和日本與韓國藏經的歷史，參考諸家，略述於後。

印度的結集

佛滅度後，弟子大迦葉及阿難等，於摩揭陀國首都王舍城之耆闍崛山畢鉢羅窟，結集佛的遺教。以大迦葉為上座，令優波離述佛所制之戒，阿難述佛所說之法，大衆傳誦，是為第一次結集，以其集大德比丘五百人故，又稱為五百結集。其後一百年間，有毘舍離之七百比丘結集，是為第二次結集，此次結集，專為解決戒律疑問者。其後又一百多年，阿育王集令一千大德比丘，在華氏城，結集佛典，以目健連帝須為上座，是為第三次結集，自是經律論三藏咸備。更三百餘年，迦膩色迦王，在迦濕彌羅都城，集五百羅漢五百菩薩，及五百在家學者，以鰲摩者及世友為上首，結集佛語，是為第四次結集。初期結集，未用紀錄，僅集衆會誦，勘定教義，以免紛歧。第三次結集，始有紀錄。第四次結集，以巴利文和梵文二種紀錄。巴利文佛典傳播南方。以今之錫蘭為中心，弘布於緬甸暹羅等地，稱為南方佛教，亦為小乘原始佛教。梵文佛典，傳播北方，以今之尼泊爾以北諸國，以中國為中心，弘布於韓國日本等地，名為北方佛教，亦名後起之大乘佛教。

華嚴關主

東漢至六朝之間的譯經

漢明帝永平十年，印度迦葉摩騰和竺法護二梵僧來華，住洛陽白馬寺，譯四十二章經，及十地斷結經等，是為我國有佛經之始。漢末有支婁迦讖安世高等，譯阿闍世王經，及陰持入經等。三國時有康僧會康僧鎧等，譯無量壽經等。西晉竺法護，譯修行道地經等。苻秦僧伽提婆等，譯阿含經等。北涼曇無讖，譯般若經等。姚秦鳩摩羅什，廣譯法華般若等諸大乘經典，及大智度論等。東晉佛跋陀羅，譯華嚴經等。劉宋求那跋陀羅，譯百喻經等。北齊那提耶舍，譯三昧經等。梁菩提留支，譯十地經等。陳真諦，譯金光明經等。由東漢至北齊，譯經雖多，但無正式統計。廣弘明集言北齊有收集一切經的願文，但沒有編成目錄，大概是有人發心收集而沒有兌現的願文，故不久即湮沒矣。隋書經籍志云：「梁武帝於華林園，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此為我國佛經有統計數目之始。

隋唐之間的一切經

隋唐之間，有閼那輶多，實叉難陀，義淨，玄奘等，共譯諸部大乘經論二千餘卷，又善無畏，金剛智等，譯密部經典，一百餘卷。故此時為佛經完備的黃金時代。隋書經籍志云：「隋文帝開皇元年，敕京師及各大都邑之處，官寫一切經，供於大寺之內，又另寫一切經，藏於秘閣」。但沒有詳細的目錄，及卷數的多少，也沒有藏的名稱，故總名曰一切經。唐開元十八年，智昇著開元釋教錄，編定一切經，為五千零四十八卷，全部四百八十帙，以千字文為函架的記號。（上文梁武帝時，總集釋典，即有五千四百卷，不知是隋書數目誤載，抑是後智昇刪除，或遭兵燹毀滅，固無法稽考，故書此存疑）。又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一百卷，又名慧琳音義，慧琳內持佛藏，外究儒道，博考羣經，精通訓詁，其編纂是書，博引說文，字林，玉篇，字統，古今正字，三蒼，切韻，諸經雜字，兼採玄應，慧苑，雲公，窺基，各家音義，歷二十年而成，可謂精心結撰，無美不備矣。

宋元明清的刻版藏經

宋太祖開寶四年，敕張從善往益州雕刻大藏經，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版成，名曰蜀藏，依唐開元釋教錄的目錄而刻，數為五千零四十八卷，此為雕刻大藏經之始。神宗元豐三年，敕福州東禪寺，雕刻藏經，歷二十年而成，為六千四百三十四卷。徽宗政和二年，福州開元寺，雕刻藏經亦歷二十年而成，為六千一百一十七卷。南宋高宗紹興二年，湖州王永從一族，發願於思溪之圓覺禪院，開雕藏經，稱為思溪藏，全藏依蜀本增加八百四十四卷，為五千九百八十八卷。理宗紹定年間，磧砂之延聖院，亦雕刻藏經，至元季方成，名為磧砂藏，共五千八百零二卷。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於餘杭縣大普寧寺，雕刻藏經，至元二十七年而成，凡六千零十七卷，稱為元藏。明太祖洪武五年，集高僧於蔣山，開刻藏經，凡六千三百三十一卷，稱為南藏。成祖永樂十八年，復刻藏於北平，至英宗正統五年始成，共六千三百六十一卷，稱為北藏。明神宗萬曆十四年，密藏，道開等於五臺山發心刻藏，改稱本為方冊，後移徑山楞嚴寺刻成，凡六千七百七十一卷，名為萬曆藏亦名徑山藏，又名武林藏。清世宗雍正十三年，刊刻龍藏，至高宗乾隆三年版成，凡七千八百三十八卷。清末上海頻伽精舍，印行藏經，名頻伽藏。

如何求得長命富貴

在苗乘佛教支會講

煮雲

諸位護法居士！煮雲到苗栗來還是初次拜訪，承貴會熱忱招待，使我內心感到非常不安！今天我講題是：「如何求得長命富貴」？長命富貴這四個字，我想，無論是男女老幼，都是一致追求的。

我們注意看看，不論大陸或是臺灣，不管大街或是小巷，大凡每逢到過時過節，或者新婚壽慶，在各人的門牆上都貼着「長命富貴」，或者是「福壽雙全」。更有用的用聯句寫着，以及「金銀滿櫃」，「一本萬利」……等吉利話，概括的說，都不出「長命富貴」四個字。

我們再看那些小兒衣帽上，都佩着用金銀做成的「長命富貴」，「福祿壽喜財」等等不同的字句，這都是做父母恐怕小孩子養不大，希望小孩子過百歲的想法。我從來就沒有在一家門對上，或者小孩子身上發現到「貧窮下賤」，「無福短壽」等的字句，這不但每個人自己不願意說，就是有人對我們說出類似不祥之語，我們不但不能接受，而且要痛罵他一頓，認為這是有意咒罵我們的不利語。諸位：我們從此，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說：地無分東西，人無分南北，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共同追求的目標是長命富貴。

話雖如此說，可是能够真正「長命富貴」，「福壽雙全」的人，又有幾人呢？俗語說：「人無十全，瓜無滾圓」，不怕你是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的一國之主，想求其圓滿無缺的家庭，不是位尊祿厚就可以得到的。正因為人類的缺憾多，圓滿少，所以才有「人之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之嘆！若能合上面所說的條件那就號稱他天下第一富貴了！現在我們來問：

怎樣才能有長命富貴？

我想這一問題是人人所希求解答的，現在先談長命的問題。我以為每個人都願意長命，而不歡喜短壽的，可是有什麼方法能够使我們益壽延年呢？

有的說：「有錢的人，他的營養好，可以長命的。」

可是事實不然，很奇怪的事，越是有錢的人，壽命越是不長，這又是什麼意思呢？因為越是有錢的人，他的生命越是有錢，就想盡了方法在物欲上追求營養，以為營養好，可以延長自己的生命不死。

再不知道：人之窮通壽夭皆有宿因支配，他們只知道自己多吃一點補品，可以多活幾年，不惜大殺生命，以充口腹，結果是適得其反，想長命的人，反而提早結束了他的生命。這是什麼道理？諸位想想看。就是他們一味只顧自己的生命富貴，再不知道其他一切物命，皆與我們一樣的生命寶貴，再不知道因為過去殺害了衆生的命，所以今生要受多病短命的果報，假若現在還不知反省宿世的業障，反而大殺生命，加重罪業，怎能不多病短壽呢？

有人不免要懷疑問我：「為什麼殺生要得夭折的果報呢？明明是殺的他人，應該是他人短折才對！為什麼我自己會短命？」我說：「對的，你那是講物質方面的因果，物質因果，是以利害為是非，只知利害，不論善惡。佛教講的是理性因果，以善惡為是非。主張種善因得善果，種惡因得惡果，以善惡為因果。『愛人者，人恒愛之』（這是善因得善果），『殺人者，人恒殺之』（這是惡因得惡果）。」

道家也說：「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儒家的「愛人及物，推己及人」，佛家的「慈悲平等」。都是說：「你自己要想長命，就要戒殺放生，先使他人得到長命是因，你自然就會得到長命的果，所以佛經上告訴我們：

若能不殺得長命報！

最可惜的，有些人，年老做壽，因為有錢，所以做壽那天，一面大開屠場，以廣殺生命。一面又說「壽比南山」，「福如東海」的吉利話，再不知道，為了你的壽期，不知殺害了多少生命，使她們短命而死，果報相因，夢想「壽比南山常不老」的人，轉瞬隨着他所殺害的物命，嗚呼哀哉了，不在做壽那天，多做兩件「積德添福壽」的善事，而是

做的那些殺生害命的缺德短命事：所以也很快地提早結束了他的壽命，這還不是他自己害了他自己嗎？所以我說：那迷信殺生補壽可以益壽延年的人，是剋肉不能補壽的愚人。如果真的有錢的人，可以以吃補養能不死，那末世界上都是「富貴不死窮人亡」了。其實不然，延年益壽的並不全是富人，更不在乎肉食。還是素食者比較長命的多。例如現代的素食大家李石曾先生，佛門太斗虛雲老和尚（虛雲和尚現已一百一十幾歲的高齡），最近臺灣八大壽星之一簡楊阿燕，這位九十七歲的老太太，也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她的年高康健，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有人提倡說：益壽長年的方法很簡單，不但要素食，而且吃粥也可以長壽的，愛國詩人陸放翁先生告訴我們長壽方法說：

「世人個個學長年，不悟長年在眼前，

我得宛邱平易法，只將食粥致神仙。」
佛教也提倡食粥能够却病延年的，尤其現在國家提倡節約生產的當兒，況且食粥對於人生有十種利益，所以出家人每天吃過稀飯時後要念「粥有十利」，就是：「除飢、除渴、消宿食、利大小便、除風、增顏色、增氣力、增命、擊骨清脆、舒暢快樂。」這種素食益壽的滋味，在酒肉的享受者看起來，認為這種生活是淡薄無味的，可是在保養身體，益壽延年方面說：却是「莫言澹泊滋味少，澹泊之中滋味長」。

其次再談到富的問題，這也是每個人所希冀的，可惜現在有些人，求富而不循正規，總是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他人的痛苦上面，因此只顧自己享受，不管他人的死活。在人欲橫流，道德淪亡的今天，只講利害，不論善惡，只論金錢，不講仁義，恨不得把他人的財產搜括了。讓我一人發財。記得從前有一個窮秀才，他過新年時在門上貼了一副對聯，上聯是「窮，窮，我家窮」。下聯是「富，富，你家富」。初看這人很好，能够捨己利人，顧己己窮，讓他人富。其實不然，他是寫出來給人家自己念的，來一個看的人，都是念着「窮，窮，我家窮」，「富，富，你家富」。結果念的人回想起來大上其當，他的目的還是他自己想富，而不是希望人家富的。又有一種人，看見人家有錢，由羨慕

而嫉妬、而憎恨、而仇殺，現在的共匪就是如此。他們以為貧富不平等，自己窮光蛋，也希望一切人皆成為窮光蛋，向有錢的鬥爭、清算、仇殺，這都是不講因果的，請問人類的高矮、美醜、肥瘦……等等，你有什么辦法，使這些都能平等一樣呢？要知道富人前生種下富因，今生努力耕耘而得到富的果實，佛法說：

若能行施得大富報！

恐怕有些不明佛理的人，又不免要發生疑問說：「行施是使他人得富，怎麼能使自己大富呢？」要知道你施捨就是種下富的種子，我們行布施的人，好比種田人下穀種一樣，如果你沒有作下春耕夏耘的因，那裡有秋收冬藏。五穀豐收的果呢？在佛教中說法，世界上人做生意，若能賺大錢，而決對可靠，莫過於喜捨布施種福田。依據地藏經上說：有云「捨一得萬報」，這種一本萬利的生意，人們為什麼不來這樣做呢？關於如何施捨致富的因果故事，那是不勝枚舉，最要緊居士曾作了一本保富法，在那本小書上，就是專門說明致富的道理，具見事實的故事。我們再看現在的富貴之家，恐怕沒有一個是當土匪搶劫發財的，我們還可以肯定的說一句：做強盜之人，只有犯法坐牢，不會發財大富，古人說：「橫財不發命窮人」。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不容否認的。目前坐監獄又是一種果報，來生的果報，在佛經上告訴我們的是：

若行偷盜得貧窮報！

因為偷盜的因是一種惡的行爲，決不能享富貴顯赫的善果，我們現在窮苦的人，不能怨天尤人，是我們前生沒有種布施的善因，所以今生受不到富貴的好報。假使我們現在能够忍苦耐勞，安分守己，抱著「苟非我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的行爲，同時再能隨分隨力的喜捨布施，那末我們就可以今生得善名，來生得大富了。佛經上說：窮人布施難。因為窮苦的人，飯都吃不飽，衣都穿不暖，那裡有餘錢去布施呢？非要發出很大的決心和勇氣，才能掏出身邊僅有吃飯的幾塊錢，忍苦挨餓的去作布施功德。這一種布施稱為「難捨能捨，難忍能忍」，一文錢的功德，比那些有錢的大富翁布施一千塊錢的功德更要大得多。佛教最主要的是看人發心的

大小，恭敬喜捨的程度如何？而定功德的高低。從前有一個討飯婆，看到人家拿很多財物到三寶門前作福布施，她自嘆道：「前生不修今生苦」。所以她的發了很大的決心，把她僅有吃飯的一文錢，餓着肚皮不吃飯，拿去買油供養佛燈。可是一文錢的小油燈，它的光芒高過一切所有的大油燈。舍利弗想吹滅此燈之火，都吹滅不了。後來在不久時間從最下賤的乞食婆，平地登仙，一躍而為全國首富的皇后。你們諸位聽這故事，窮人發心布施的功德是多麼的大啊！

最後我們再談到貴，貴與富不同，富一定要有錢，貴不一定要有錢。順治皇帝也說：「黃金白玉非為貴」。換句話說，有錢的人，不一定貴，我們看那些投機取巧，囤積居奇的奸商巨賈們，他們都有錢，可是只有人咒罵他們，沒有人尊重他們。有人說：「高官顯爵的大人先生們，不是很高貴嗎？」我說不盡然，如果說坐高堂，騎大馬的大官兒，他們都是昂昂乎可貴的話，那末歷代的貪官污吏，謀朝奪位的大漢奸，過去的如曹操王莽，近代如汪精衛，毛澤東之輩，皆是可尊可貴之人了！相反的他們雖然威赫一時，可是在歷史上並沒有稱他們的貴，只有遺臭萬年，遭人唾罵！所以我說：「有錢的人不足貴，有位的人不足貴。」究竟是什麼人可貴呢？依佛法講：

若能持戒人所尊貴！

我們知孔子之所以「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的原因，就是他的行端表正，言行不苟。他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說：「君子不重則不威，這種行為在佛家講為「萬代師表」，這是多麼尊貴啊！顏回在孔子門下是最窮苦的一位。所謂：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不改其貴，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當中，他是第一位賢人。尊貴的標準，依佛法講，是：

嚴持五戒施行十善

不是以金錢貴，不是以勢力貴，而是具有標準的人格，高尚的道德，令人心悅誠服的尊敬崇拜，那你就尊貴了！最後我告訴諸位，想長壽的方法是：「慈悲不殺，買物放生」。想富的方法是：「憐憫窮困，多

行布施」。想貴的方法是：「嚴持禁戒，不犯威儀的幾個方法。若想「長命富貴」的話，就請實行我說的幾個方法。保能能够隨願以成。再說「長命富貴」這四字，可以把它攝入五戒六度之內，「長命」就是五戒中的不殺戒，六度中的持戒度。「富」，就是五戒中的不妄語戒，六度中的忍辱與持戒二度。假使再以福慧雙修來說：長命和財富，這是從修「福」得來的。貴，是從「智慧」得來的。所以我們要修「長命富貴，福壽雙全」，必定要歸敬三寶，修學佛法方成。

法教簡訊 (國內之部)

(臺北訊) 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章嘉大師及該會秘書長林妙相繼辭退該會理事長及秘書長職務。因此中佛會會務限於停頓狀態，各方對章嘉大師辭職，頗為重視。

(臺北訊)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將訂於三月二十九日追悼大陸被匪迫害死難同胞。凡我佛徒，如有獲悉大陸被匪摧毀之寺廟名稱地址，及被其殺害之僧侶法名人數等事實資料，希於三月二十日前將詳細情形，示知臺北市中正路普善寺李寬老居士，以便彙轉辦理云。

(臺北訊) 玄奘大師靈骨，已於月前由普導寺奉移獅頭山，將來靈塔仍建築在日月潭。

(臺北訊) 臺北市蓮友念佛團，於一月二十九日假普善寺舉行成立大會，到者三百人。

(臺中訊) 臺北佛教社江印水，賴棟梁等大居士，平日輪流至臺中監獄宣揚佛法，男女囚徒多受感動，信仰三寶，紛求皈依，該社特請高雄大岡山鐵雲法師主持，於一月廿七八兩日舉行，儀式隆重，極一時之盛。

我在緬寺「安居」三月

慧如

緬甸的廟宇裡，差不多都有一座佛塔，由很遠的地方，就看見金光燦爛是耀奪目的東西聳立在空，使人看了心裡生起一種恭而且敬的念頭，如果要走進廟宇裡一看，景色顯得有點不一樣，寺面的建築多半都是些木板房或洋鐵房，很少是高樓大廈，雖然有也不見，我住在這所佛教大學裡，所有的同學都是緬甸的僧人，緬甸的僧人一位都沒有，對於學習緬甸語言是非常的困難，至於緬甸的生活情形那一點看不上，也學不到，所以在今年的「安居節」以前，我特地向學校大和尚請了三個月的假期，又請佛教會寫了一封介紹信，到緬甸廟宇裡去安居，實地去看看緬甸和尚生活的味道，現在已經解夏安居圓滿，我又回到佛教大學來了，不妨把我這三個月中所見所聞所經過的情形，寫出來以饒「人生」讀者。

我住的那所緬寺是仰光地方一個古老的森林，而且也是一個很有名的巴利學校，廟中共住一百二十多位比丘，另外還有二十多個沙彌，他們都是由各鄉鎮集攏來的，本廟出家的到是很少，所住的屋子都是些多年失修破敗不堪，當我走進廟門的時候，真有點怕，並且又是在雨季之中，那樣的廟宇，要是在我們中國的北方，一陣大風可能刮出二里地以外去，說來真別緻，一到下雨的時候，大家都得把衣單捲起來，放到不漏雨水的地方，如果在夜裡下起大雨來，也得各找不漏雨的地方去睡，還有奇蹟呢！連下幾天大雨屋頂反而不漏雨了，何以故？因為樹葉經雨水泡脹，漏縫反而沒有了，我問他們為什麼不想法子修理呢？他們對我說：緬甸和尚不許可向在家人化緣，除非居士等自己來發心才可以呢，還有一說，甲家廟主修的房子，乙家的人不可以修理，除非倒了或甲家的人死亡，乙家才可以來修補或蓋新的，如果房子實在不能住的話，和尚把那個廟主找來，由他介紹別人出錢修理那才可以

行，所以我住的那個廟宇的房子，都是破爛不堪，在大門前也有一座佛塔，天天都有人在貼金，如果走進這廟宇的話，遠遠的望見這座佛塔，心裡一定想，這廟也同樣是一座金碧輝煌的梵剎，這正表現南傳比丘持律的精神。這廟宇裡的規矩也相當嚴格，他們寺廟的組織雖不能如我國的叢林偉大，但一進廟門各處都可以看到「天王殿」、「客堂」、「禪堂」、「廚房」、「齋堂」以及「方丈」等牌子，也看不見客堂當中的「清規香板」，緬甸寺廟裡是用不着這一套，因為他們的規矩，也可以說掛在每人自己的心裡邊，他們的清規「共住規約」，那就是戒律，人人都把巴利戒本背的爛熟，所以說我規矩掛在每人的心裡。

無論沙彌或比丘，要到廟宇裡來住的時候，都要大和尚或自己的護法送來，或者持有住持的書信，才可以收留，到了之後，方丈和尚先送一本筆記簿子給他，自己寫上名字，然後交到寺中管事人，如果犯了大錯的時候，如打架看戲犯戒等情形，假設給大和尚見到，也不打，也不罵，便命把簿子拿來，把所犯的事情，自己寫在簿子上，然後送回原處，如犯三次以上的話，或者是重戒，方丈先把簿子用掛號信，寄給你介紹的大和尚，或護法，然後叫你兩個山字一連請出，廟中派人把他送回保證人處，所以在廟中的比丘或沙彌，關於打架鬧事的是很少見，有的青年偷偷的看一場電影，回來連同住的人都不敢講，就是害怕方丈和尚來這一着！比丘們每七天要誦戒一次，沙彌天天晚上拜佛時，都要念誦百業學戒，他們念的如同我國僧伽念大悲心經一般的熟悉流利，比丘初次相見面的時候，頭一句先問對方受幾年戒了！然後才可以分座位，戒小者頂禮後，跪坐在面前講話，如果要見大和尚或本廟的方丈，一天無論要見幾次，一樣要先頂禮後，雙手合掌蹲到旁邊說話，話畢又頂禮倒退

三步，然後才轉身退出房門，如要在街上或廟宇院中見到和尚同人講話或做事，必須經過他面前的話，先把鞋子脫掉，手中提著，彎著腰走過去，過去二三步外才可以把鞋穿上，他如果同你講話，急遽蹲到地下合起兩掌來答覆他的語言，講完之後照樣要拜三拜才可以走，要是見到同住的比丘走來時，戒小者站在旁邊讓路，等他走過後自己才可以走，這就是南傳比丘的禮節。

這裡，應該要來談托鉢了，說起托鉢是緬甸每天最重要的一課，有的廟宇，每天只有一次，有的廟宇到星期六，早晨一次，中午一次，我來安居的這廟宇到星期六，托一次早鉢，平常日子裡只是中午托一次，我頭一天隨眾托鉢，就是星期日，那天夜裡三點半鐘就起床了，天氣陰沉沉的，下著濛濛的細雨，大和尚同我說，你如果不願意去的話，不去也可以，我原本是不來當這個味道的，那能不去呢，別人都去我在屋裡等候與現成的，那也有點不像話吧！大概大和尚看我是一個中國人，他怕我不來這樣的苦，其實我是很歡喜的啊！我把臉洗好，也一樣的把袈裟捲好，手中捧著一個黑油油飯鉢，也在院子當中，大和尚站在房簷下點名，最後才叫到我的名字，一位位的站在山門前馬路傍邊，大和尚在前，有一個獎達「即學生」給捧著鉢，站在他的傍邊，人都到齊之後，有兩個伙計捧著一個三角形的雲板，一聲雲板響，大眾一個個跟著一個向街上走去，佈施的人家早已在門前等候著，每一家也有擺上三四羅筐的飯，佈施的人用一個調羹添飯，一家男女老少都跪在路邊禮拜，這天托鉢是不帶菜盒，只托飯，另外有伙計挑著擔子到廟主家去取菜，他們都跟在和尚的後面，由一條街至一條街，飯鉢要滿的時候，有伙計在路上用大米羅倒去，這早晨每人都有滿滿的兩鉢飯，然後有居士預備的汽車，把菜飯送到廟宇裡去，由清晨三點半至七點半告完畢，回到廟宇中，身上已經淋的同落湯雞一樣了，把衣服換好，洗洗腳休息十分鐘，飯堂裡的伙計早已把每人的菜飯添好，打三下雲板，大眾到齋堂與

飯，不用說滿桌都是雞魚肉類，星期日齋主供養素菜比較少，喫罷飯回房休息，到九點鐘左右再去托鉢，這時各人自己單獨去化飯，到各人自己的齋主家去化，我是初次托鉢，齋主全都不認識，只好「托鉢鉢」，沿門次第乞食，捧着一個鉢，站在人家的門口，也照樣可以化得飯，供飯的人先把鞋子脫掉，走近我的身傍，給我添飯，有的添一碗有的三調羹，那天給菜的很少，托了十多家只有三小盒菜，飯倒是滿滿的一鉢，回來只好喫別人的菜，如是三天，齋主看我天天去，他們就問我，在那廟裡住，是那裡人，我一答覆他們的問話，他們還問些中國的佛教，很歡喜的問長問短，日子久了也就熟識了，他們把我讓到家中請我坐下，把鉢接過去菜飯添好，恭恭敬敬的送到我的手中，然後拜三拜我才站起來走，由此以後我的菜盒由六個增加到九個，後來裝不完就把菜盒的蓋子也翻開來裝菜，共有十二三個菜，並且都是很好的菜，同住的緬甸和尚都沒有我托的多，因為我是中國和尚，他們都歡喜供養，到「鄧波梨」即戒日，齋主依照例要請說八關齋戒，就是初八，十四，二十三，三十日一月四次，因為我是一個中國和尚，他們特別要請我給他她們說八戒，也是他們好奇的心裡，好像試驗我會不會，可是我早就把這套過場弄明白了，然而他們比我說的更熟呢！這套過場的儀式是這樣，他們先把飯鉢接過去，請我坐在椅子上，他她們都跪在地下，先唸一篇「歐甘達」，（等於請求發願懺悔一樣，然後才正式說三皈依，或者說一說戒相，其實緬甸的小孩子也都明白啊！這天有給肥皂、鉛筆、紙簿、手巾之類的，菜飯水果是特別多，每一個「鄧波梨」日至少也要說好幾回「八戒」才得完事，由這點看來緬甸的民族對佛教信仰真誠與普遍，難怪稱為佛國了。

還有應供的事，這與托鉢不同了，居士前一兩日就先到廟上來請，請三位五位不定，那是看齋主

的力量，能供養幾位就請幾位，由方丈派，寺裡比丘輪流的去，去時先要把髮髻梳好，居士用汽車來接，車到齋主家，門前放着一條大毛巾，和尚站在上面，居士先跪在地下雙手把你的腳上塵土擦去，然後就坐，這時外邊唱着留聲機的音樂，如迎佛然，一家老少出來禮拜，然後居士親自把菜飯，一盤盤的端上來，跑在你的面前，舉一舉，和尚用左手摸一下，最後把水盆拿來洗洗手，洗畢，就五爪金龍大把抓飯，喫起來，却不能用湯匙喫飯，羹匙是為喝湯用的，如果用調羹喫飯，齋主是不歡喜的，原因為比丘喫剩下來剩的菜飯，他們全家老少都要喫呢，如果不用手抓喫，他們說得不到和尚的福報，我住在和平塔每次出外應供都是西洋式用叉匙喫飯，也因都是外國人不懂，同時也沒有人講說，所以喫完也就算了，這次我進到緬甸寺來緬甸和尚同我講，才知道這是這種規矩，這點同錫蘭，泰國是有點不同，喫完飯把手洗淨，齋主把剩菜飯拿下去，又把牛奶咖啡茶水，糖食水果，等等端上來，有的吸草煙，有的嚼檳榔，幾個和尚坐成一排，居士這時向比丘頂禮三拜請說八戒，然後還要說「葉最洽」，（祝家宅平安，吉祥如意）齋主拿着一盞冷水，和尚一邊念，他們把水往另一支盞子裡一滴一滴的倒，經也念完了，水也倒完了，這算是一堂很重要的佛事，然後又用汽車把比丘送回廟裡來。

緬甸和尚讀書，說起來也很有趣，不像我們中國讀書，高的椅子，矮的板凳，也沒有什麼教室，課室就是大和尚的臥室或佛殿，每人一張兩尺半見方的席子，一本書，一支鉛筆，身體爬在席子上，讀書的法師也不例外，一樣是一張席子，有時坐在自己的床上，我到那裡的時候，他們把我也叫去傍聽，有的在寫筆記，有的注意聽講，一百多人，只聽大和尚的講經的聲音，每日三堂課，早晨七點至八點讀戒律，中午二點至四點，是阿昆達摩論，

晚上六點半至八點半背書，大眾來齊之後，坐在地上一個沙彌站起來，把電燈關閉了，滿室漆黑，大和尚開始叫名字，叫到誰，誰就要背誦，我聽他們背誦就如同我們中國和尚念大悲咒一般，如果是背不過來的話，大和尚當眾挖苦幾句也就算完事了，這堂課下來正一個半鐘頭，把電燈開開，大眾各歸寮房休息，有的這點點蠟燭來讀夜書，我在那廟裡住，一天到晚只聽到各房裡讀書，甚至讀到深夜十二點以後還有讀書聲，可是睡不著覺，也沒有人出來干涉，談到緬甸僧伽讀書的精神，真令人欽佩，他們之中有六七個比丘都能背誦巴利三藏，有的背誦「緬文注解」，還有幾個人背誦「巴利字典」，依他們說：要考第四次的經書呢！像緬甸這種讀書背誦的精神，在我國的佛學院裡，是難得的。

緬甸和尚佈教，多半都是在晚上六點鐘以後，預先在講經之處搭起大蓬來，滿地鋪上粗席，傍邊放着一個金剛座用木頭作的，週圍刻有花紋，就同我國用磚砌的佛座一般，無線電，或留聲機唱着時代歌曲，民眾很早就得到消息，預先就坐在地上等候，大和尚來了後，先站在聽眾面前，講說施論戒論一些法語和一些故事，最少要講半個多鐘頭，然後休息十幾分鐘，再上那個寶座正式講經，講完之後再說三皈依，最後念一段經文，唸完聽眾齊念三聲達度達度（譯意善哉善哉）所講的都是用淺顯的語文解釋給大眾聽，講完以後還要放演一場露天電影以娛樂聽眾，所演的片子也都是佛教的故事，和各地佛教新聞片，然後觀眾帶著歡喜的笑容回家睡覺，每次佈教都要講七八日，聽眾都在千人以上，緬甸信佛的人無論男女老幼，對佛法的道理，那是很少有不曉得的，談論起來，都能言之成理，因之「他」她們對於佛法僧三寶均能生正信正見，這也是佛法深入民間之結果。

民國四十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寄自仰光佛敎大學

人生藝術

彫塑的藝術美

羽飛

兼論楊英風為宜蘭念佛會彫塑釋尊佛像的觀感

「美」是藝術的靈魂，假若要表現美的究竟，必須從靈魂的深處求其根據對自然界的認識加上意境的創造，或點或線或面始能構成形象而現出「美」。這種「美」才配稱為「真美」，也就是美的藝術與靈魂相合而產生出「真」與「善」也就是「美」的範疇了。所以說：「美」把它立體化就是彫塑。雕塑在藝術界裡是重要的一環，就是難於不是點線面而是立體。它不僅是一切「美」的匯集，而尤其要現出「力」的真實與意境的精神出現，顯然得是補償自然現象所不足的「美」，就是不拘泥於自然之形象所產生的「美」才為真正的彫塑美了。

寫實主義思想發達於十九世紀初葉，人們只注重於自然美，忽略了天才和創作的意境美。所以，我們要欣賞一件藝術作品，千萬不可專以自然現象為尺度，而應該純粹地去體驗發掘造型美的滋味。譬如吾人讀李白、蘇東坡、杜甫等的詩；看仇十洲、倪雲林、塞尚、畢加索的美術，以及羅丹等的彫刻，他們皆是從自己的天才與創作的力量改造其傳統抄襲自然的單純，而完成他自然萬物的現象為題材，附上自己的靈魂，始有他們光輝的藝術。

這次看到英風先生為宜蘭念佛會的釋迦牟尼的彫塑像，是件愉快的事情。釋迦牟尼本身就是莊嚴，而又是佛教的救世主，爐火上參禪的妙悟，點綴得藝術的風範，儼然就像金字塔的輝煌，亦可說代表臺灣彫塑成功的光輝作品。完成了他「文化創作」的里程碑，這種精神與這種努力是值得讚揚與欽佩。

釋迦牟尼佛本是大慈大悲的救世佛祖，看破世情，毅然作大我之工作，為萬世景仰，所以其教已流傳萬古。人們本是空虛，何況一生在空閒時間之內得不到真實之究竟，「恐」和「虛」佈滿於人生

旅途上，就需要一種精神上的慰藉，和理想的人生目的。如此宗教應運而生，又給政治上來補充法律之不足，而藉以維持社會之治安，這樣主觀與客觀調和，宗教——佛教就是空閒時間之必然事實，亦為時代中的獨特發展不受潮流之影響，而毅然獨樹領導人羣走向慈善救人救世。何況目前共產極權正是摧殘人生，禁錮思想，剝奪信仰之自由，無異中給億兆之人民罩上了黑暗「恐」和「虛」的陰影，其罪其苦，比有形之責罰更厲害萬倍，所以吾人立在藝術崗位上，亦必努力反對極權之工作，爭取藝術上之真實面目，而求吾人生活上之真美，始為無上之價值。所以今天宏揚佛教，正如爭取自由一樣；人生不能無目的，爭取自由也需目的，所以有了目的爭取自由，則其力量自然強大，英風先生就針對此一宗旨，獻身於藝術之奮鬥，爭取自由，現又為宏揚佛教，彫塑釋氏之聖相，渡化萬方，其功德何可比喻；亦正如寂靜之中生出妙悟，拯救被極權魔難的大陸億萬同胞速登彼岸！

此一八尺高的釋迦牟尼石膏塑像。英風先生曾下過若干之苦心，研究佛陀應身法相根據歷史朝代為依據，並用巧妙手法來彫塑這偉大人物之尊嚴。他尋出雲崗、大同以及犍旬、印度、日本等之對釋氏考古，再詳加研究臉型、身段、衣飾、靈光、以及蓮座，然後再對各部位之分析；譬如臉型上之垂珠、眉毛、口、鼻、眼等無不注意。然後身段之大小粗細認真求取，配合佛經記載之史實。再應以何種衣飾表現出莊嚴、飄渺、慈愛之微意，又配襯靈光之圓滿，加上蓮座之拱托；這樣他追取、研究，然後以「繪畫之表現」，就是利用光線的效果，代替空間的位置，給彫塑以繪畫般的筆致。於是佛陀聖像的性格、靈異、情境、躍出來淋漓盡致，使觀

者感到這位救世佛尊：嚴肅的流露，生命的奔放，感情的洋溢；存種心靈無上的景仰，有著說不出萬物皆空的滋味，於是：同聲呼謂：「皈依」！

今天臺灣的彫塑界，仍然是在寫實的舊圈子裏打轉。英風先生他應以變形的技巧，塑出他自己的主觀補足現實美上的不足，加以思考與希望的表態，或用粗大的筆觸和單純化的色彩描寫背景那樣，塑法大膽而有力，正是他強調化與理想化的表現，代表著今日臺灣的彫塑創作傾向，顯然得給臺灣彫塑界開了一條新生之路。我預祝這條新生之路由英風先生放大大光明！

法教簡訊 (海外之部)

(香港訊) 鎮江超岸寺守培老法師圓寂消息，已見本刊上期，守老徒孫隆根法師，刻向海內外緇素大德及社會名流徵求文稿，擬印發專刊，紀念此一代大德云。

(仰光訊) 我國在緬甸留學之潤智法師，曾在曼德德(瓦城)瑞景派最大規模之瑪哈甘達佛寺修學三年，期滿後，現復入國際佛教大學深造，成績優良。查國際佛教大學，乃緬政府與緬佛教會合辦者，目前所有住在該校錫蘭、越南、暹羅、日本、不丹、尼泊爾各國學僧，均係各該國保送之優秀僧材，其中中國籍之正式學僧，只有潤智法師一人，實為我自由中國佛教無上之光榮云。

(越南訊) 越南堤岸每日論壇報十二月二十六日載稱：本地六叉路佛寺菩提閣若佛徒，為最近由港三度抵此超塵法師洗塵，席間，超塵法師言此次南來目的：其一為聯絡華僑佛教徒，籌備成立佛教會。其二為將本埠六叉路平民義學重新改革，以佛教精神切實去做云。超塵法師主編香港「無盡燈」雜誌，學識修持，均臻上乘，宏法利生，更為積極云。